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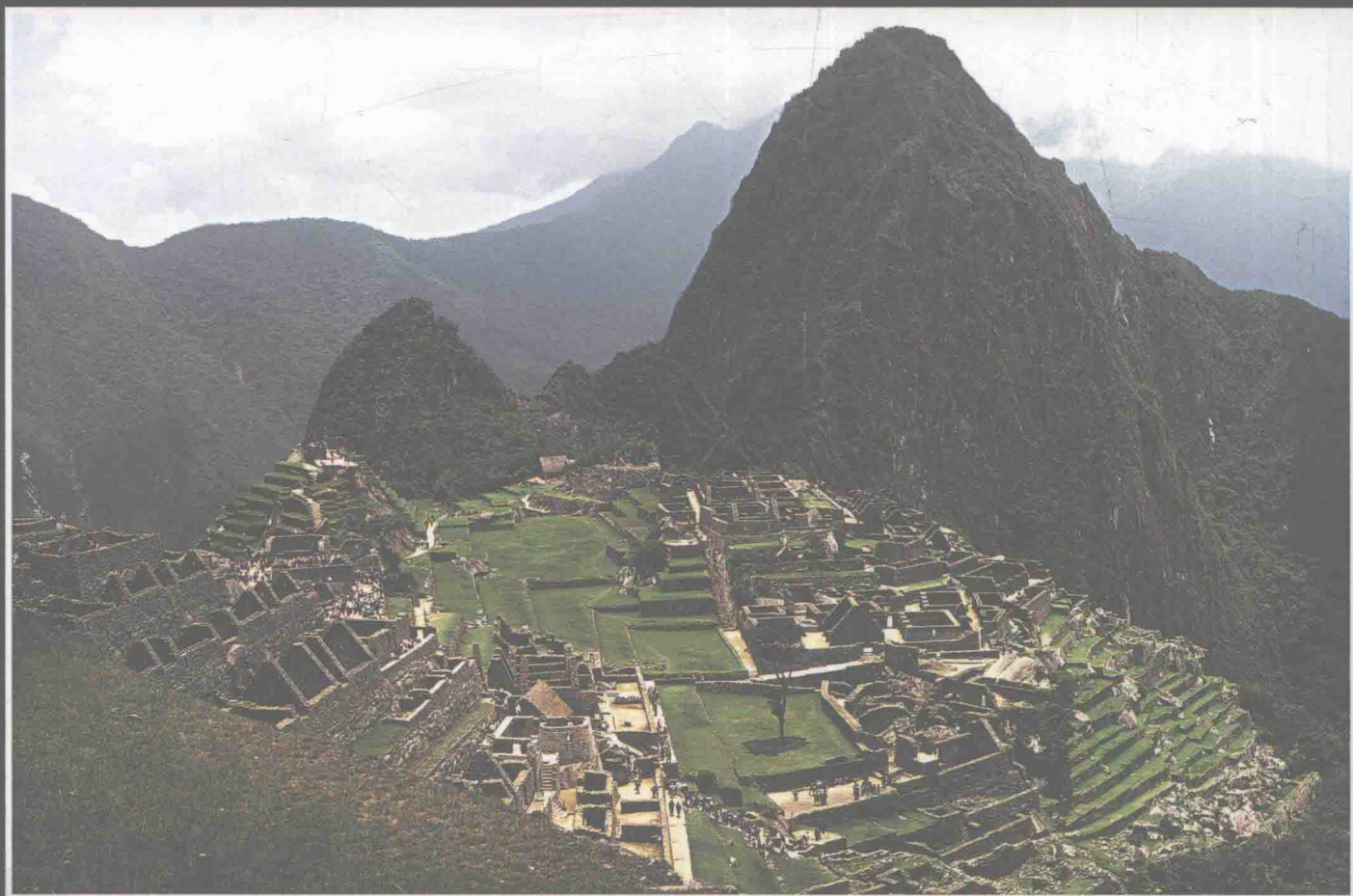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科研成果

世界建筑史

美洲古代卷

下册

王瑞珠 编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建设部、人事部、国家文物局联合资助项目

王瑞珠 编著

世界建筑史

美洲古代卷

· 下册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第八章 玛雅

(托尔特克时期)

第一节 概论

到古典后期，来自玛雅西北海湾地区的一些从事海上贸易活动的武装商业集团，即所谓普彤玛雅人为玛雅文化注入了新的要素。约翰·埃里克·悉尼·汤普森相信，普彤玛雅（琼塔尔玛雅）和伊察玛雅为相关的两个或同一个部族。普彤人及其文化是玛雅人和纳瓦特人的混合体，同时掺和了墨西哥的血统和许多邻近部族的习俗，后者操初始形态的纳瓦特语，住在他们的发源地附近（坎佩切州南部和塔瓦斯科州乌苏马辛塔河和格里哈尔瓦河三角洲处）。和玛雅东部及东北地区的居民不同，这些巡回商人对艺术、建筑或天文学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兴趣。

下面有关普彤玛雅人，以及他们对古典后期和后古典时期玛雅世界发挥巨大影响的材料大都来自著名的英国美洲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约翰·埃里克·悉尼·汤普森爵士（1898~1975年）的巨著《玛雅历史和宗教》（Maya History and Religion, 1970年）。这些普彤玛雅人控制了尤卡坦半岛周围的海上通道。约公元730年，其中一些部族已控制了亚斯奇兰，并在位于帕西翁和奇霍伊河汇交处战略要地的阿尔塔-德萨克里菲西奥斯建了一个商业基地。帕西翁河边的塞瓦尔和其他伯利兹盆地的城市到约850年才被征服。但如我们前面所见，塞瓦尔石碑上表现的部族首脑并没有玛雅文字的标示（见图6-279）。普彤玛雅人的另一个在尤卡坦半岛被称为伊察（Itzá）的分支，在科苏梅尔岛上定居。从那里他们来到大陆上，征服了包

括奇琴（公元918年）在内的许多中心。当托尔特克文化的英雄魁札尔科亚特尔（玛雅语称库库尔坎）于10或12世纪带着他的信徒逃离图拉的时候，这些托尔特克人已经在奇琴伊察创建了一种属墨西哥中部类型



图8-1弗朗西斯科·德蒙特霍二世像

的文化，并在尤卡坦半岛扩展了墨西哥-托尔特克文化的影响。

随着古典时期的结束和玛雅贵族的没落，最后到来的普彤族首领逐渐失去了他们在这个地区的权力。有些普彤人来到帕西翁河南部，并按自己的发源地为这个新领地起名为阿卡兰（Acalan，意“划舟者之乡”）。他们在那里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实体一直延续到1695年，被称为拉坎东斯人。伊察人在12世纪舍弃了奇琴，来到危地马拉的佩滕伊察，在那里，他们直到1697年才被西班牙人降服。

在公元850~950年期间，玛雅的大部分地域都部分或全部处在普彤人的统治下（西面自塔瓦斯科和坎佩切起至尤卡坦半岛东海岸，北面自半岛最北端至南面危地马拉帕西翁河流域）。普彤风格的影响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奇琴伊察；墨西哥中部地区的影响则同样见于普克地区的城址，如乌斯马尔和卡瓦。乌斯马尔的君主们（称Xiuh）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托尔特克出身。

玛雅的三个主要城市——奇琴伊察、乌斯马尔和玛雅潘——于1194年结成了三城同盟，它不仅是用来防御共同的外敌，同时也是保护每个城市免受另两个

城市的攻击，因为崇尚武力本是所有这三个城市的共同特色。一个世纪之前，中央高原地区的影响促成了艺术及商业的复兴和托尔特克文化的扩散，如冶金术（可能起源于中美洲），韦拉克鲁斯和塔瓦斯科的“橙陶”（poterie orange，因制陶器的橙色精细黏土而名），危地马拉的“金属陶”（plumbate，因黏土中含石墨，使产品具有金属的外观），洪都拉斯的雪花石膏瓶罐，以及效法米斯特克人的绿松石马赛克和图卢姆、圣丽塔手稿风格的壁画。玛雅潘成为这时期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并在阿兹特克雇佣军的支持下维持着这样的地位。在三城联盟之后，玛雅文明实际上已开始走向衰落。这些城市均有设防工程，人祭越来越流行，艺术则停滞不前。玛雅潘于1441年在内战中被抢劫焚毁后弃置。约1450年，联盟破裂，玛雅社会复归地方政权，艺术也随之蜕变为地方水平，直到1544年西班牙人重新统一尤卡坦地区[1541年，西班牙征服军首领弗朗西斯科·德蒙特霍二世^[1]（图8-1）攻占了特奥（今梅里达城）]。这一历史进程已由大量的考古学证据证实。它主要包括三个阶段：古典后期（到公元1000年左右）；托尔特克统治下的玛雅（延续到13世纪）；玛雅重新占领时期（至16世纪）。

第二节 奇琴伊察和玛雅潘

一、奇琴伊察

如前所述，在9~10世纪期间，玛雅古典文化几乎全部神秘地消失了。不断迁移的人流加速了一度生机勃勃的玛雅世界的衰退（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被弃置），并在佩滕南部帕西翁流域这样一些地区留下了相应的印记。古典末期塞瓦尔最后一批石碑的逐渐演变可能就是由于出现了来自中美洲其他地区的新统治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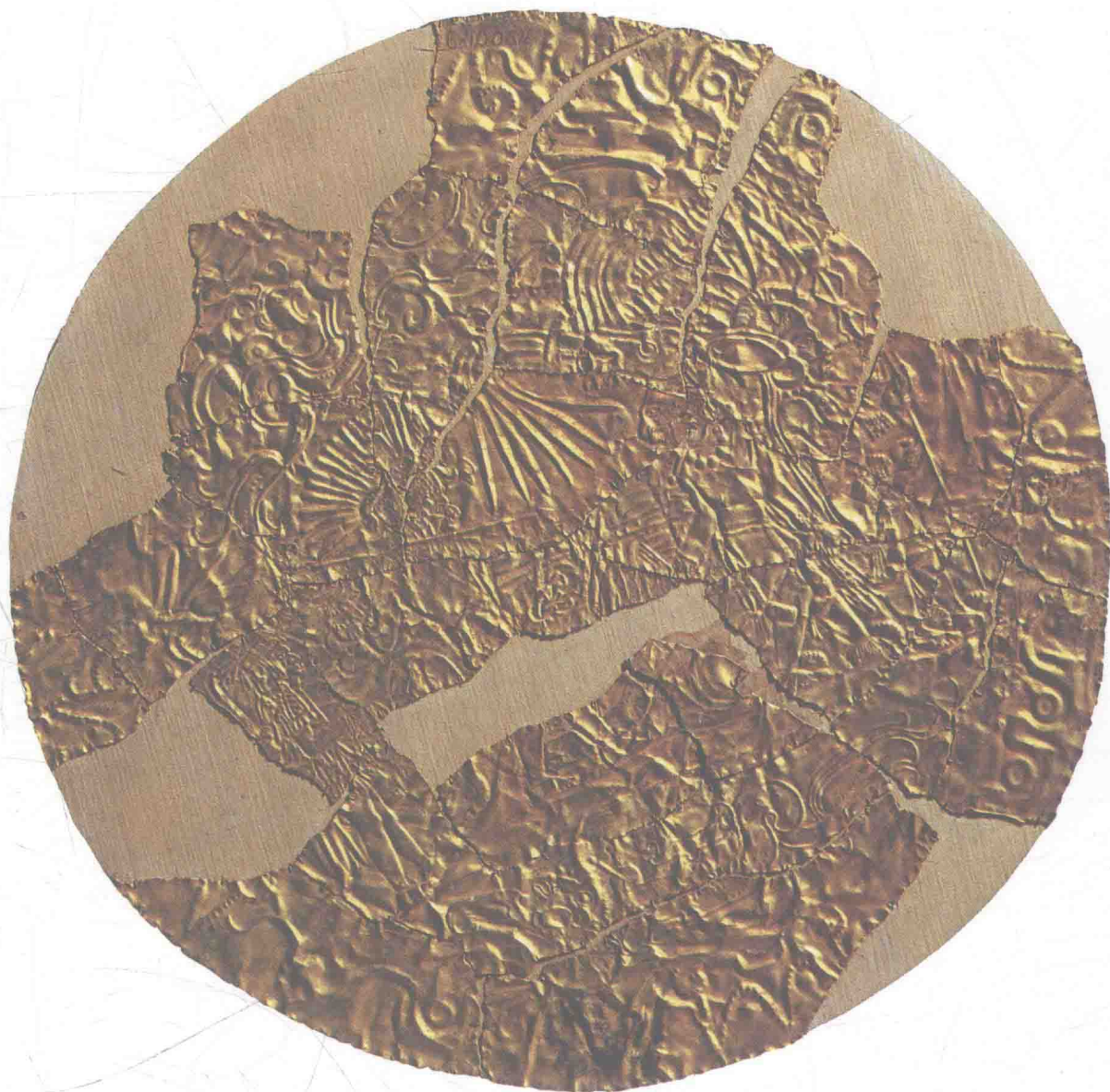
在公元1191~1448年，奇琴伊察成为尤卡坦半岛主要的政治中心。直到13世纪，这个城市可说一直处在外来人的统治下。这些来自墨西哥高原极为强势的托尔特克部族（有的自古典早期起始就住在这里，如

齐维尔查尔通或阿坎塞）可能早在8世纪就开始征服和统治尤卡坦半岛。在石板浮雕、壁画和锻压金器表面描绘的各种场景上可看到这些穿着托尔特克风格的戎装、趾高气扬的新统治者的形象（图8-2），他们或在征讨玛雅的村落，或坐在由玛雅船员操桨的船上沿尤卡坦岸边航行。随着这个成为地区主要城市文明中心的新奇琴伊察的建设，开始了一个玛雅-托尔特克的新阶段。托尔特克人统治时期奇琴伊察那些宏伟壮观的建筑，就是这些年轻尚武的墨西哥高原部族留下的主要遗存。

[总体布局及年代序列]

由松散的建筑群组合而成的奇琴伊察占地

图8-2表现托尔特克人
征服尤卡坦半岛地区玛
雅人的锻压金盘（奇琴
伊察出土，11世纪，直
径约20厘米）



2×1.25英里，面积约为特奥蒂瓦坎的一半，略小于蒂卡尔或霍奇卡尔科（总平面及复原图：图8-3~8-5）。石灰岩平原每隔一定距离就会有自然塌陷生成的锥形岩坑和带有陡峭岸壁的露天水池（称cenotes，井坑）。最北面的井坑即著名的“献祭井”，正是在这里，E.H.汤普森发掘出来自各地的许多牺牲者的骸骨和珍贵文物（图8-6、8-7）。在这个井坑南面，建造了托尔特克时期最早的巨大平台，上承托尔特克时期的主要建筑：球场院、城堡、柱廊和武士殿。从托尔特克时期的建筑再向南约500米，为两座采用普克风格的古典后期建筑：“修院组群”和所谓“奇文宅”（Akab Dzib，玛雅语，意“奇异文字之宅”，因在南侧一个边门的楣梁上刻有一个祭司的雕像，手持花瓶上有无法解读的象形文字而名）。其他同属早期的一些小建筑散布在这些主要组群南面各处

的丛林中。南北两个区——北面托尔特克时期的玛雅和南部普克风格（所谓“丘陵地玛雅风格”，约770~1000年）的玛雅——的共同边界位于圆柱形的天象台（Caracol，原意“蜗牛”或“螺旋梯”）和相邻的墙板殿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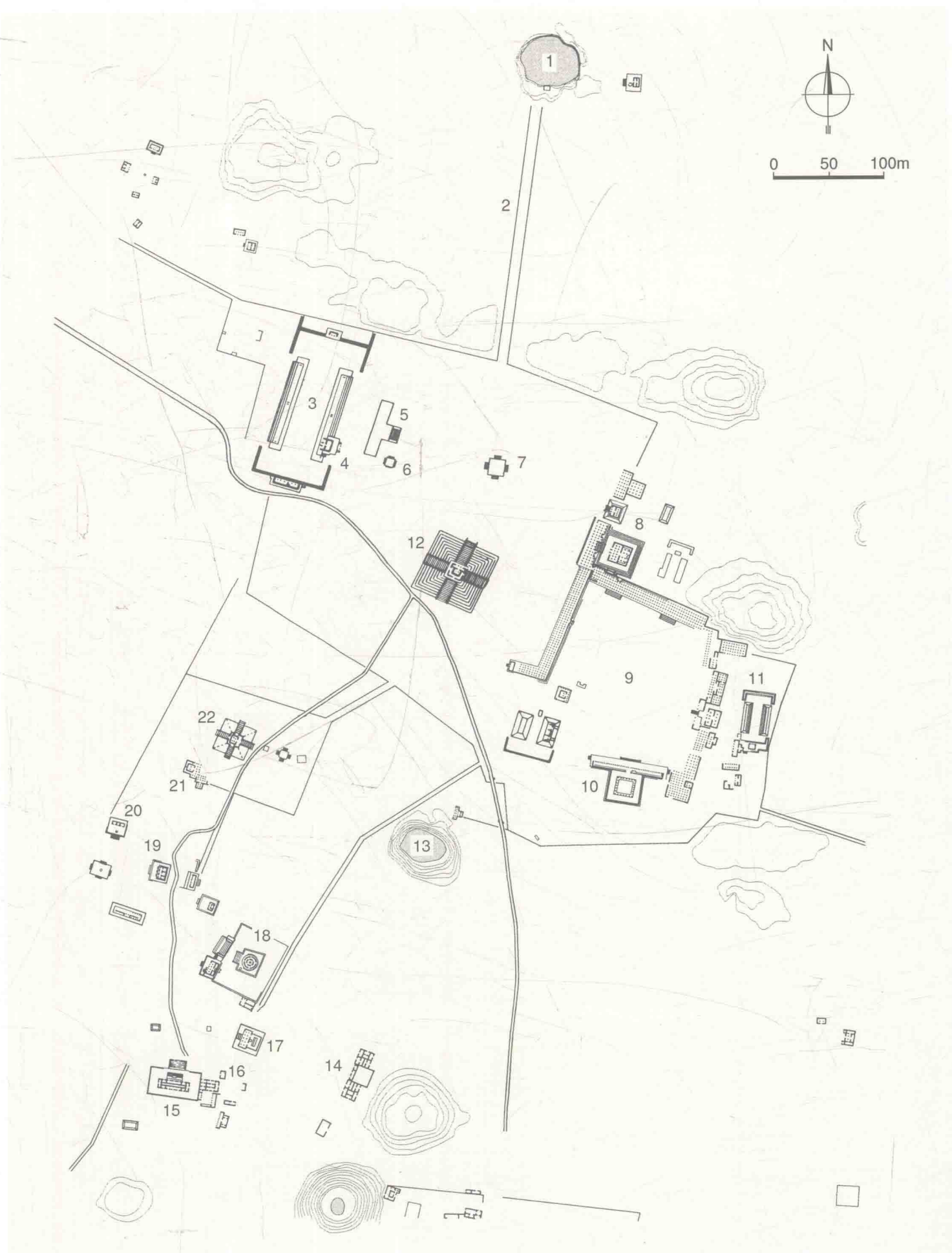
下面我们进一步考察主要建筑的年代序列。总体而言，在公元800年前，奇琴伊察的建筑已开始向北扩展，包括天象台的拱顶、城堡的下部结构和西柱廊。1050年前，估计已向东扩展到千柱群，包括重建武士殿和位于查克莫尔神殿内部时间上稍早的“化石”殿。到12世纪，主要球场院建筑标志着向西的扩展，另有圆锥平台对着一条南北向的铺砌道路，大路直达最北面边界处的献祭井。最后形成了一个近似十字形的遗址，南北轴线自“修院组群”直达最北面的井坑，东西轴线自主要球场院跨过城堡广场至千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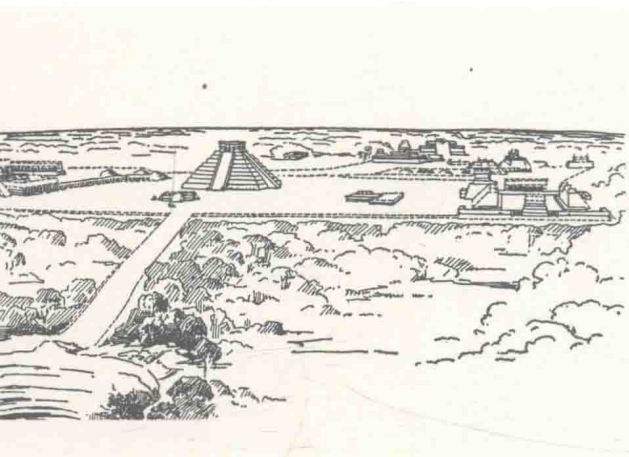
图8-3 奇琴伊察 遗址区。总平面(图版,作者弗雷德里克·卡特伍德,取自Fabio Bourbon:《The Lost Cities of the Mayas, the Life, Art, and Discoveries of Frederick Catherwood》,1999年)

图8-4 奇琴伊察 遗址区。总平面(取自Nikolai Grube:《Maya, Divine Kings of the Rain Forest》)

图中: 1、“献祭井”(圣井), 2、圣路, 3、球场院, 4、美洲豹神殿, 5、头骨祭坛(平台), 6、鹰平台(鹰豹平台), 7、金星平台(圆锥平台), 8、武士殿(金字塔), 9、千柱院, 10、市场, 11、球场院, 12、“城堡”(库库尔坎神殿), 13、蜥蜴井, 14、“奇文宅”, 15、“修院组群”, 16、“教堂”, 17、墙板殿, 18、天象台, 19、“红宅”, 20、“鹿宅”, 21、结构3C6, 22、高级祭司墓(金字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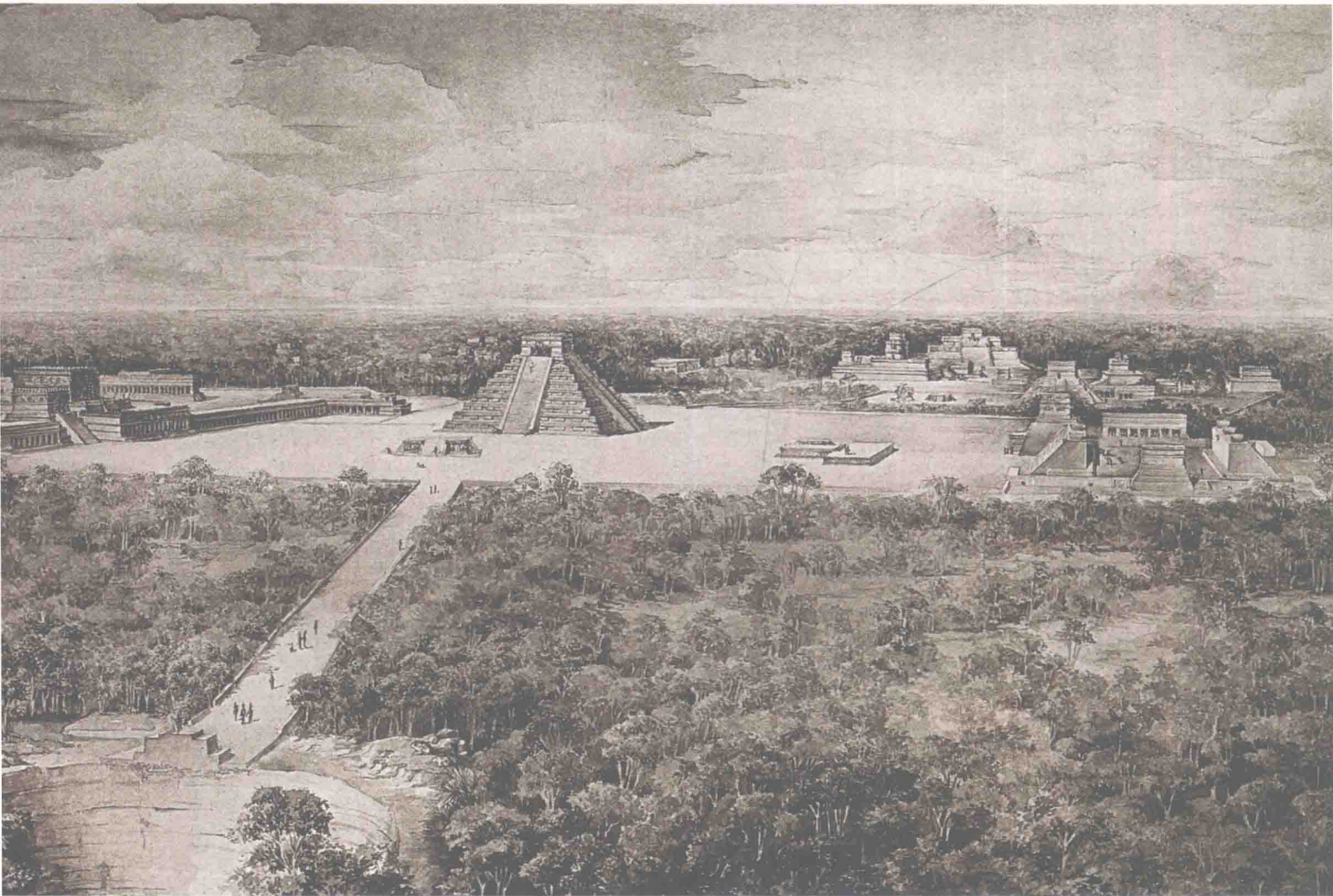
本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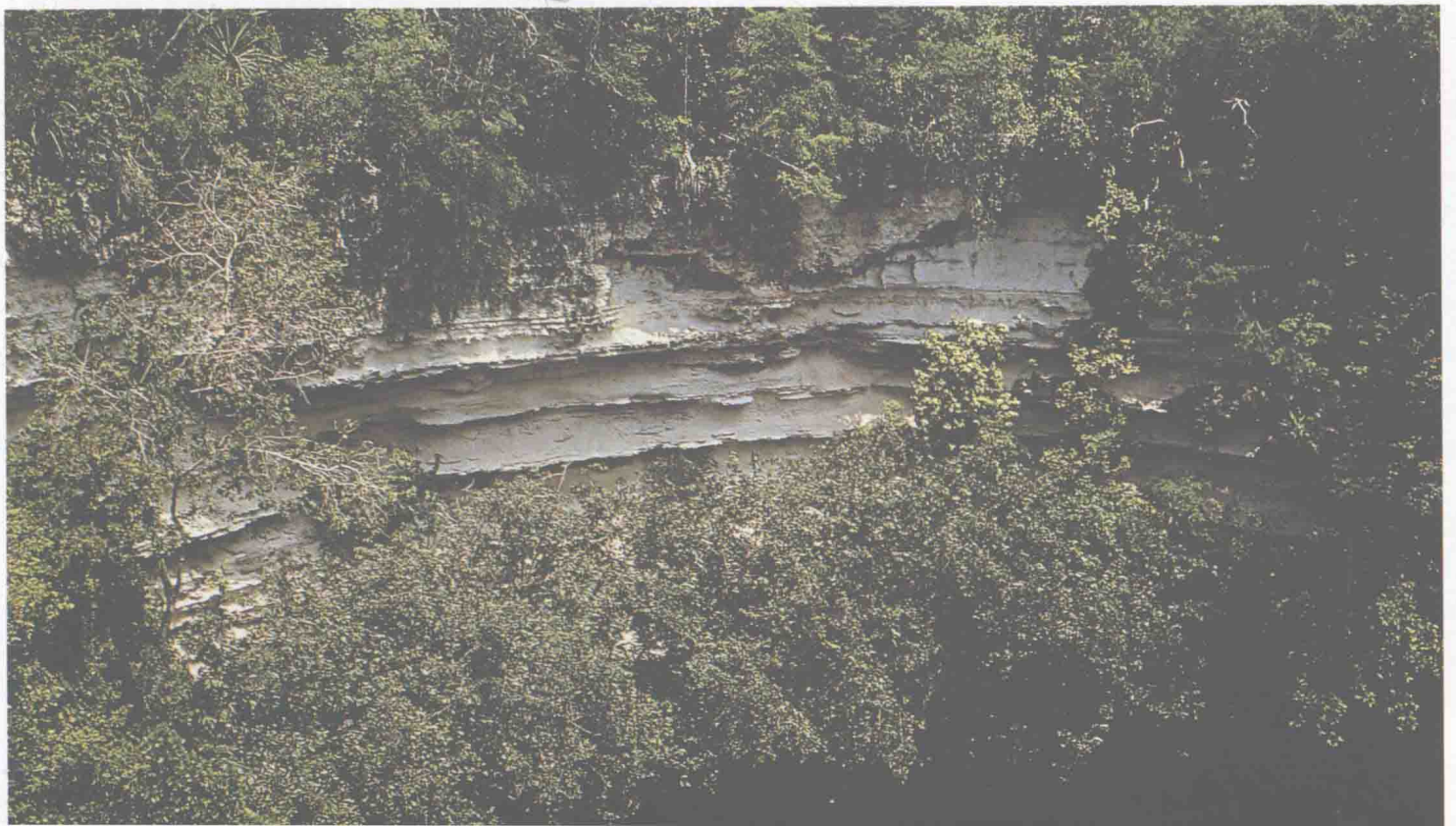
（上及中）图8-5奇琴伊察 遗址区。全景复原图（从北面圣路望去的景色，作者塔季扬娜·普罗斯库里亚科娃，取自Tatiana Proskouriakoff:《An Album of Maya Architecture》，2002年）

（下）图8-7奇琴伊察 “献祭井”。出土金面具（后古典时期，13世纪，高约3厘米，现存马萨诸塞州剑桥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右页：

图8-6奇琴伊察 “献祭井”。现状（按16世纪主教弗雷·迭戈·德兰达的说法，每至于旱季节，祭司会把许多奉献物和活人——青少年和妇女——投入这个为灌木林所环绕的井中作为献给神的祭品，这一说法已为考古发现证实）







(上) 图8-8奇琴伊察高级祭司墓。现状外景(新近修复, 四面台阶前均设张开大口的羽蛇头像)

(下) 图8-9奇琴伊察高级祭司墓。台阶近景

(上) 图8-10奇琴伊察 高级祭司墓。平台转角处近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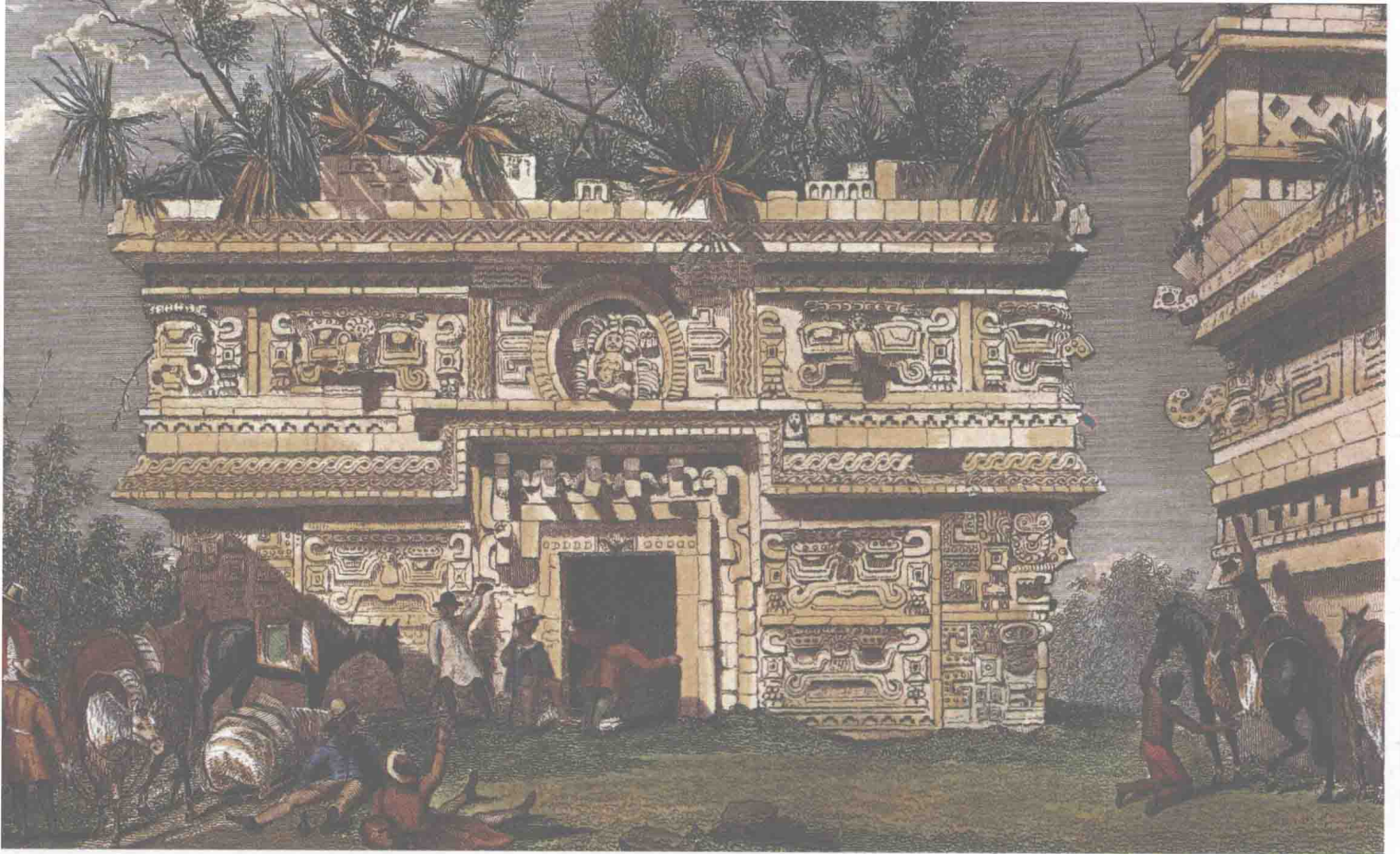


(中) 图8-11奇琴伊察 高级祭司墓。台阶端头羽蛇头像雕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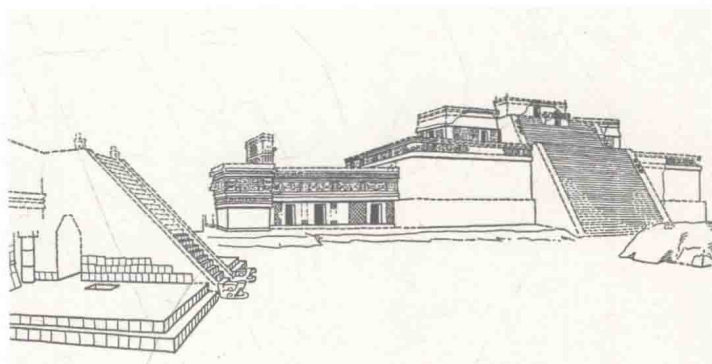
(下) 图8-12奇琴伊察 “修院建筑群”。残迹外景(版画, 作者弗雷德里克·卡瑟伍德, 取自Fabio Bourbon:《The Lost Cities of the Mayas, the Life, Art, and Discoveries of Frederick Catherwood》, 199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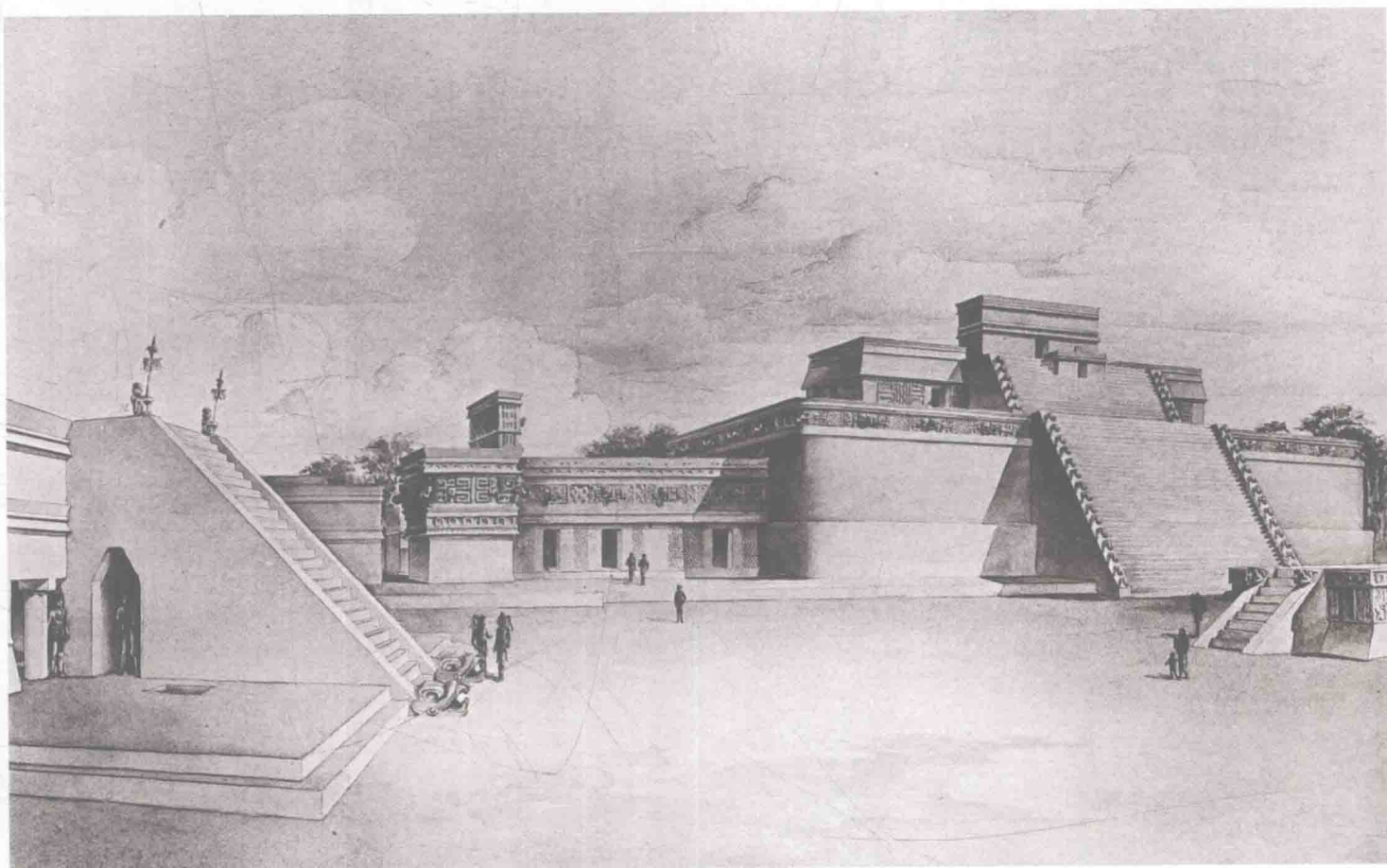


左页:

(上) 图8-13奇琴伊察 “修院组群”。东翼, 地段形势 (历史图景, 版画作者弗雷德里克·卡瑟伍德, 取自Fabio Bourbon: 《The Lost Cities of the Mayas, the Life, Art, and Discoveries of Frederick Catherwood》, 1999年)



(下) 图8-14奇琴伊察 “修院组群”。东翼, 东立面 (历史图景, 版画作者弗雷德里克·卡瑟伍德, 由于采用了“投影描绘器”, 卡瑟伍德能够相当精确地描绘古迹)



本页:

(上及中) 图8-15奇琴伊察 “修院组群”。全景复原图 (作者塔季扬娜·普罗斯库里亚科娃, 取自Tatiana Proskouriakoff: 《An Album of Maya Architecture》, 2002年)

(下) 图8-16奇琴伊察 “修院组群”。东翼, 东立面 (历史照片, Augustus Le Plongeon摄于1857/1859年, 图示建筑未整修前状态)



群。新的构图要素包括柱廊厅，支承在木楣梁上的悬挑拱顶，市场那样的围柱式前庭，以及穿过平台基部的柱廊和通向神殿处的带顶楼梯等。通过这些创新，托尔特克时期奇琴伊察的玛雅建筑师们获得了新的空间形态，并在其古典时代的先驱无法企及的规模上，提供了内部设计的可能性。

尽管托尔特克时期重要建筑的具体年代排序尚欠完善，但大的序列还是清楚的。A.M.托泽还提出过一个较为具体的五阶段论，即奇琴伊察I（尤卡坦玛雅），600~1000年；奇琴伊察II（托尔特克玛雅A），约948~约1145年；奇琴伊察III（托尔特克玛雅B），约1150~1260年；奇琴伊察IV（解体阶段），



本页及左页：

（左上）图8-17奇琴伊察“修院组群”。东翼，东立面（历史照片，Teobert Maler摄于1894年，Maler在拍摄时非常注意光影效果，因而照片具有清晰的细部，为了避免在运送途中损坏，照片都就地冲洗完成，同时他还有意将雇佣的劳工安排在古迹周围，使拍摄的照片具有真实的尺度感）

（左下）图8-18奇琴伊察“修院组群”。东侧地段全景（自东南方向望去的景色，左侧为东翼，右侧小建筑即所谓“教堂”）

（右）图8-19奇琴伊察“修院组群”。东侧地段全景（自东面望去的景色，左侧为东翼，右侧为“教堂”，华美的装饰混合了切内斯和普克风格的各种要素）



图8-20奇琴伊察“修院组群”。东翼，东立面现状（雨神查克面具是普克风格的表现，门上的巨牙则使人想起切内斯风格那种张口状的门饰）

图8-21奇琴伊察“修院组群”。东翼，东立面近景（大门两侧为两个叠置的头像，另两组位于角上；上部檐壁由更为逼真的面具和门上的椭圆形图案组成，后者边饰如羽毛，中间为一尊显贵人物的坐像）





图8-22奇琴伊察“修院组群”。东翼，东立面北侧近景